

年代世界名著



雙軌婚姻



既已走过红毯那端，何苦仍做单身贵族？
既想七翼尚羊天后，何苦在于振翅双飞。

全球同步看愛情

Edge of Wildness

CHRISTINE GREIG

克莉絲汀·葛蕾著

劉筱平譯

红尘经典系列

双轨婚姻

作者：克利丝汀·葛雷

译者：刘筱平

今日中国出版社

1995年1月

(京)新登字 132 号

(京)新登字 132 号

红尘经典系列

双轨婚姻

译者：刘筱平

·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百万庄 24 号 邮编 100037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00 千字

· 1995 年 1 月第一版 199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01--10000 册

ISBN7-5072-0715-3/1.105 定价：8.00 元

主 要 人 物

罗汉娜：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，外表坚强亮丽，情感丰富而强烈。

魏马克：独当一面的事业强人，翩翩有礼，理智冷静，内心敏感热情。

罗玛丽：汉娜的母亲，温柔体贴，对传统婚姻充满信心。

艾潘蜜：汉娜的好友，喜欢读婚姻业书，常以读书心得为汉娜婚姻出主意。

莫约翰：马克的同事，不断鼓励马克在婚姻里再接再厉。

柯若妮：马克的女同事，对马克情有独钟。

贝伊里：马克的客户，对汉娜别有所图。

双轨婚姻

姻缘路上总是成双成对，相互依偎
别人走过的是红毯，我们脚下是铁轨
扛着我俩一路摇晃到天南地北
雨步难行退路难觅，双轨上欲哭无泪
没有交集，婚姻就得靠个无怨无悔
就算牵手同行，也难免落个一地心碎
功名列车呼啸而来，轮下辗过愚昧
不想愚昧就打开那片天，比翼任双飞

纽约，葛玛西公园大道四五二号

婚礼在新娘的母亲罗玛丽的公寓举行。宽敞的客厅，一大片落地窗前，摆着一张铺着白亚麻桌布的大餐桌，窗外可俯瞰葛玛西公园。夜空下，城市的灯火就象钻石一般，在夜空帷幕上闪闪发亮。

偌大舒适的客厅，足以容纳五十余位嘉宾，一幅现代画巧妙地挂在乳白色的墙壁上，厚实的东方地毯覆盖着镶花地板的一方，古典和现代风格的家具合宜地错落置放。大型的水晶吊灯泻下昏黄的灯光，温暖了这次热烈的婚宴。

柯黛安、魏罗拉和艾潘蜜3人，为了不妨碍鸡尾酒会的布置而退到客厅角落。这三位年轻、亮丽的女士，都是汉娜在优尼肯公司的迷人同事，她们正细细品味水晶酒杯里的香槟。

“我们的罗汉娜小姐真是幸运。”罗拉一口饮尽杯中的香槟，眼睛溜向身旁那个英俊的黑发男侍。

黛安则沉思地说：“马克是结婚的好对象，这点倒毋庸置疑……”

潘蜜抬起眉毛问：“但是？”

黛安是个瘦长的红发女郎，她边玩弄洋装上的花边边说：“他们未免太急着要套上婚姻的枷锁了吧！”

罗拉咯咯地笑。“为什么太急？你不晓得吗，据汉娜说，魏马克甚至不愿放弃他的公寓呢！”

潘蜜是汉娜的闺中蜜友兼工作伙伴，立刻为新娘子辩解：“汉娜解释得很清楚，她的公寓太小，住不下两个人，而马克的公寓又离市区太远，这样一来很难两全其美。他们因决定结婚时，就一直在找合适的住处。你要知道，在曼哈顿，要找个高雅又象样的公寓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？”黛安以她哲学家般的口吻说：“也许他们不住在一起的话，这场婚姻会维持得久一点！”

罗拉露齿微笑：“对呀！偶而通通电话，平时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
黛安叹了口气回答：“还说呢，他们订婚的时候，彼此交换的信物就是镀金的行动电话，这样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方都可以立刻沟通。”

“说真的，如果唐和我有更多的沟通，或许我们会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”罗拉认真地说：“我们似乎从未认真地讨论过什么事。”

黛边颇不自然地微笑着：“不过，如果两个人只是因为热中于事业而结合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的看法是，如

果情况很好，就住在一起；厌烦了，两个人就分道扬镳。最好的状况是——清淡如水，而且不要弄得一团混乱。”

潘蜜皱眉，不悦地说：“为什么我们的好朋友找到心目中的男人，我们还要这么愤世嫉俗呢？”

罗拉问道：“你知道目前的离婚数字吗？”

黛安对罗拉微微一笑：“其中有一些还是你奉献的呢！”

罗拉叹道：“我已为我的婚姻尽最大的努力了。”

潘蜜用坚定的口气说：“汉娜和马克的婚姻一定会成功的，我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

罗拉边盯着端着香槟的黑发男侍，边评论道：“说到那对佳偶，我们快乐的新娘和新郎到哪儿去了？不是快要切蛋糕了吗？”

在餐台边，主厨递给贝汉斯和莫约翰精致的镀金浅盘，盘里盛了水煮鲑鱼和新鲜马铃薯。他们都是马克行销策略研发中心的市场研究员。

他们两人走向沙拉吧时，汉斯问约翰：“你给了新人什么好建议？”

“我可不是征询的好对象，我自己的离婚手续前几个星期才成定局。”

汉斯点点头，边说边吃：“我是一定不会这样做的，太冒险了。你想想，工作已经够复杂了，谁会自找麻烦结婚呢？一个人可很难面面俱到，不是吗？”

莫约翰拿了些菠菜、调味酱和朝鲜蓟：“谁也不能否认罗汉娜是个特殊的女人。聪明、善于表达、颇有成就，而且还

是个标准的大美人。根据马克的说词，他俩决定结婚时，早就已经睁大眼睛看清楚了。”

汉斯对他狡猾地眨眨眼：“对呀，让我们看看他们两蜜月后的情形又是如何吧！”

汉娜的舅舅乔治和舅妈海莉，舒适地坐在粉灰斑纹图案的沙发上，对成群转来转去的宾客们微笑，但随即两人却愁眉苦脸，相视不语。

乔治告诉太太：“我问我妹妹，汉娜冒冒失失的举行这婚礼，为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玛丽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‘乔治，你是会计师，你自己算算就知道了。’”

海莉不解的望着丈夫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乔治极有耐心地回答：“在新年前结婚，可节省一大笔税金。”

海莉一脸惊讶地叫道：“乔治，你是说汉娜结婚，只是因为……经济效益吗？”

乔治抬起他粗浓的眉毛，“我什么也没说，你要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就去问我妹妹。”

海莉汉口气：“这……一点也不浪漫。我知道玛丽一直想让汉娜在教会举行大型婚礼，现在变成这样，我实在很惊讶玛丽竟然能接受这一切。如果我们的女儿坚持一定要在她赖雅园度假的下午结婚，我一定无法谅解。”

乔治的脸上浮起一层怀念的微笑，把太太的手握在自己手中：“记得我们的结婚典礼吗？海莉，你真是个美丽的新娘。”

海莉惆怅地笑了：“我告诉汉娜，我可以把我的结婚礼服借给她。”

乔治咯咯地轻笑：“你能想象汉娜穿着花边礼服去市政府吗？”

“说到汉娜，她在哪儿呢？”海莉问：“还有新郎呢？”

优尼肯公司——西八十六街二四三号

汉娜完全处在狂乱之中。会议结束时已超过七点，而她必须处理完桌上成叠的公文，只好要她的秘书露西去洗衣店拿洋装。她决定要展开三天的蜜月旅行，因此必须在出发前完成工作。

她打算在圣克罗伊斯度蜜月。这三天，她要 and 马克在热带阳光里朝夕相处，远离曼哈顿的尘垢、污泥和喧闹。三天充满阳光、浪漫且星光闪耀的夜晚，将是多美妙啊！她和马克从未在一起度过三天三夜。

汉娜皱了一下眉头。她和马克约会一年多，事实上，他们从未在一起共度七十二小时。他们的工作进度表总是排得满满的，根本抽不出时间，也分不开身。现在，他们两人都决定趁机休息一下。汉娜沉思，如果以前有过长假，就是这样吧！”

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……这句话一直在她脑海中不停打转。就是这样，不只蜜月，还有整整三天的朝夕共处，是生活的全部融合，爱、尊敬、珍惜彼此——“直到

死亡使我们分离。”而不是象她的朋友所说：“直到离婚使我们分离。”

这是汉娜第一次深思婚姻的意义，她颇感震撼，一刹那间不太肯定自己所做的决定。她觉得有种难以言喻的焦虑。犹豫？犹豫从未出现在她的字典里。

她那被电脑萤幕亮光照亮的绿眸，转而瞥见镶在银相框里的马克照片。她凝视着相片中金发、微笑的男人。马克非常英俊，这张照片捕捉到他有棱有角、如雕刻般的五官，再加上清澈的灰眼睛、浓密的头发。但这张照片，还是没捕捉到马克真正的神采。在现实生活里，他英俊的脸庞总是映射出一股英气。他的自信、幽默和敏锐，使他的眼睛炯炯有神，令他的话语带着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。

她对她新婚丈夫的照片灿烂一笑，喃喃自语：“马克，我非常非常爱你。”

汉娜注视照片中的马克许久，他的眼睛投射出坚定、自信的光芒。慢慢地，她的思绪又回到一片澄静。她真是个好女孩！她找到了完美的丈夫，马克也相信她是绝佳的妻子，所以他们两人是最完美的组合。他们早已预估过所有的陷阱，对任何危机也小心翼翼，而且他们会避开所有的危机。

秘书露西这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汉娜的办公室，手中拿着塑胶袋套住的洋装。

“对不起，花了这么多时间才回来，我叫不到车子到洗衣店，然后，他们又找不到你的洋装。”露西看看手表大叫：“噢，不，快九点了，你不是预备八点半到酒会吗？噢，那个

笨蛋店员——”

“放轻松点，露西，我才刚处理完这里的事，不可能早点走的。”汉娜存好档案并关上电脑，以结束的口吻说：“大功告成了。”

露西拿出了洋装，汉娜也从座位站起，褪去简单的灰色套装。当露西递上橘色纱质洋装后，她站在汉娜桌子旁，看见马克的照片。她替汉娜工作才数月，从未见过马克本人。

露西看着马克的照片说：“他很帅，不是吗？”

“的确很帅！”汉娜穿上白色丝质衬衣，再套上洋装。

“而且看起来很稳重。”

“是的，很稳重。”

“你一定很快乐。”

“我是很快乐。”

露西微笑地望着她高兴的上司，正试图将浓密的头发挽成发辫，“你有点紧张吧？”

汉娜终于放弃挽辫的念头，让头发凌乱地披在肩上，对她的秘书无力地笑了笑。“有一点。”她其实不大情愿承认自己很紧张。

“这是很自然的现象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对我而言，边种情景已是二、七年前的事了。”

汉娜惊呼：“二十七年！你结婚二十七年了？”她的声音混合着怀疑和羡慕。

露西有些窘，“嗯……不。我二十七年前结婚，但实际上

婚姻只维持二十七个月。”

汉娜以同情的口气喃喃自语，“噢，真遗憾。”

露西摇着头：“那是个大错误。我根本不了解他，就成了他的太太。虽然在婚后我终于看清他了，但却不是我喜欢的。我们对很多事的看法迥然不同，我喜欢小孩，他不喜欢；他希望他母亲每周日晚上和我们共进晚餐，但我并不乐意；他生日时我送他一只小狗，而他却痛恨狗。”露西突然停住，“抱歉，我不是有意说这些。”她投给汉娜一个鼓励的微笑：“我相信你和你新婚丈夫日后一定如胶似漆。你们两都是聪明而且成功的人，我成心希望你终身幸福。”

汉娜用镶有水晶的夹子固定头发，然后故意用坚定的口气说：“嗯，我和马克相识已经一年了，我不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了解的事。”

她试着使自己的话听起来充满自信，可是内心却紊乱不已，或许我们根本认识不够。我们虽已约会一年多，但真正共度的时光又有多少呢？她抿抿嘴，又告诉自己，相处时间虽短，却是弥足珍贵，我们曾谈过许多话题，我们为许多事彻底沟通。马克可能对狗过敏。我……他可能不知道我讨厌猫，我不是对猫过敏，只是不喜欢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的生活如此忙碌，谁也没力气去养宠物……

汉娜发现露西正仔细瞧着她，露西看出了她的心事吗？

汉娜甩甩头，抚平洋装，给露西一个率直的眼色，“我想我和马克之间，可能有许多事没有机会沟通，但……我们都重视沟通。我们常通电话谈谈心事有时甚至只是拿着电话说

‘嗨’而已。”

“那么，结婚真是很好的决定！”露西愉快地说。

汉娜仍未向她的秘书坦白的是——“嗨”恐怕是他们唯一有空说的话。现在他们结婚了，一切都会改善，至少，他们更稳定了。

驶在华盛顿桥的黄色计程车

魏马克第二十次看他的新劳力士表，已经晚上八点四十五分了，汗自他的额头流下。

“早已过了交通巅峰时间，我真不明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问这问题，过去四十五分钟，他们就一直在车阵中停停走走，而最后的十分钟，竟完全停在桥上。

计程车司机回答：“我早说过，前面有车祸或施工，但应该已经清除完毕才对。”司机看了后照镜一眼问：“是重要的约会吗？”

马克疲倦地笑一笑：“可以这么说，我自己的结婚酒会，我迟到了。”

司机吃了一惊，戏谑的说：“结婚酒会？新娘在哪？还是你已厌倦她，把她丢在内衣堆里？”

马克根本没心情开玩笑：“我们今天下午在曼哈顿市政府举行公证结婚，庆祝酒会则在葛玛西公园大道上，我原本预定八点半到达。”

“噢，老兄，结婚酒会迟到，实在不是件好事。换做是我

迟到的话，我太太一定会退还戒指，而且包准会砍下我的脑袋，放在侍者捧着的盘子上。”

马克这回真被逗笑了：“汉娜倒不会责怪我，我担心的是我岳母和其他的家人。他们都很不高兴我们没在教堂举行庄严隆重的婚礼，却在饭店举行盛大的酒会。但是，汉娜和我的时间都没办法配合，而且，我们俩都希望一切从简。”

司机边笑边把车子又向前开了几尺：“如果你以为婚姻很简单的话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！你们都在工作，对吧？”

“对，我们的工作都忙得要死。汉娜——我的……妻子——是都市计划顾问。她在她的公司才待几年，但却早已炉火纯青。她聪明、富创意，在工作方面兢兢业业。”

司机点点头，但马克只看得见他的后脑，却看不见他脸上挖苦的笑：“让我猜猜看，你是个干练的律师？”

“错了，我从事市场研究。”

“我想你一定做得很不错。”

马克耸耸肩：“我做得是不错，但我打算更上层楼。”

“很有企图心，是吧？”

“前面到底怎么回事？”马克被交通阻塞弄烦了，也受不了司机冷嘲热讽的口气。他更烦今天把行动电话留在办公室忘记带在身边。这实在一点也不象他，更糟的是，他完全不愿承认结婚这件事让他有些慌张。

司机仍不愿放弃谈话，又问马克：“你的新婚妻子也很有企图心吗？”

马克决定继续和司机之间无趣的对话，而不管自己内心

的烦躁。“我太太和我都是积极的人，但我们都很了解彼此的感受。我们不彼此竞争，只会彼此保护，并预定共同分担所有的责任……我们都有……对婚姻有美好的期待。”

基本上，马克是注重隐私的人，他发现强迫自己聊天时，反而变得不自然。“我们不象朋友那样讥讽婚姻。当然，我们知道有关离婚的任何统计数字，也知道两个各有事业的人，要有时间、精神共同经营婚姻，是多么困难的事。我们有可能因为工作，而使相聚的时间比预期的少，但我们投注的时间，却是最宝贵的光阴。”

“噢，当然，我们也想过同居，就像朋友一样住在一起，这似乎是风险最少的作法。但是，不管从经济、情绪或彼此依靠来看，结婚似乎是冒险最低而利益最高的作法。因此，和一位安全的合伙人共度此生是最好的选择。”

“对，”司机笑得嘴咧得好大，车子又向前走了几尺，“听起来，你已掌握了一切，我猜你知道未来要怎么走下去。”

葛玛西公园大道四五二号

罗玛丽看见女儿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屋子，就一把抓着她到休息室，“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”玛丽一边斥责女儿，一边抬起充满母爱但又急躁的手拍着她，“这可是你自己的婚礼哟！你迟到几个小时，而马克呢，现在连人影也看不到，我快被人家笑死了！”

汉娜早已习惯母亲的方式，她脱下外套，亲热地吻她的

脸颊，“我才迟到四十五分钟，况且这也不是我的错，洗衣店找不到我的洋装。”

玛丽对于女儿的籍口一点也不陌生，“老套了，无论如何，我九点打电话去，你的秘书说你刚工作完毕，正要上路。汉娜，有的是时间工作的……”

汉娜的手深情地环抱着她的母亲，“嘿，新娘子的疯狂妈妈，你今天看起来真美！”她对母亲的茶色洋装赞许地点点头，“颜色很棒，你应该常穿这件洋装。”

罗玛丽也洞悉女儿是想岔开话题。“真的，汉娜，我不知道你和马克在想什么，为什么你们不举行正常的、文明的婚礼呢——”

汉娜揶揄：“妈，那种婚礼是非常文明，但也一定是俗气的。”

“我唯一的女儿，你不知道几年前，我就为你编织了盛大教堂婚礼的美梦吗？我几乎可以看见你走在教堂的红毯上，穿着优雅的白纱礼服，戴着面纱——”

“我们现在两人都很忙，我们只想简单又迅速的办好事。”

“快速是没错。你和马克两人冲进法官办公室，气喘吁吁地说‘我愿意’，之后又迅速地离开市政府，两人又各自冲进两辆计程车，回到各自的办公室。老天！在我洒祝福米之前就跑的无影无踪，结果米全洒在来法院缴罚金的人身上！”

汉娜大笑，并抱紧母亲，“我真爱你！”她开始向客厅的人们寒暄问候，但是母亲随即抓住她的手臂拉她回来。

“汉娜，你爱马克吗？”